



## “我与科大的故事”征文

往事如潮水，一波波袭来；记忆像碎片，却总也连不起来。我努力想复原30多年前的场景，脑海里却总回放着蒙太奇，断断续续的印象，残叶似的照片，那面容，那笔迹，那名字，如乱麻般纠结一起……

开学第一天，我被分配在学校四牌楼附近的152楼401教室住宿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学生宿舍。记得报到时，我挑着行李，楼上楼下问了一圈才找到地方。宿舍就在一楼401阶梯教室旁边，原本是给教员休息的一个房间。有一小门可通向教室。房间另一边隔壁是厕所，要穿过大厅才到正经的学生宿舍。大厅住着值班的山东老太。1-2层住数学系，上两层是少年班和生物物理系混住。楼下有条大道直通校外机研所，是1路公交车站，也是我们与象牙塔之外联系的纽带之一。我们楼北边是150女生宿舍楼。每逢饭点，隔窗眺望，总能见到许多女生沿楼间林荫道去打开水。夏日，裙裾飘飘，巧笑连连，这里的窗前堪称科大最美丽的一道风景。

因为跟401教室就隔一堵墙，我和室友比其他同学有更多的机会感知那里发生的一切。不管有人没人，那里的书桌上总是堆着书包——名座有主，闲人免坐，所谓为自习占座（据说这也是科大一景）。入夜，昏暗的日光灯下座无虚席，满是埋头苦学的同学。就算我们住隔壁，也很难在401教室找到座位上自习，

## 面对落叶

○ 潘妹苗

秋天很久很长  
形容她的词早已在风中酝酿  
那桂花的香  
用金色的光  
大地铺满一片橘绿橙黄

露水的凉擎于荷上  
回忆在月的清辉里荡漾  
那流动的云  
以舒展的影  
时光重拾一行唐宋元曲

叶子蓄谋已久  
离别从月圆的那一天邮寄  
被拆封后掉落在地  
一个新地名  
从一座思念的驿站发车  
直达没有边际的他乡

行旅诱惑太多  
一无所获的证据被撕裂  
窗外印出模糊的视线  
在晃动的山岭梯田和树影间  
往事一片一片不见  
季节 落英缤纷

本报讯 12月12日上午，中国科大第20届RoboGame机器人大赛决赛在东区大礼堂隆重举行。校党委常委褚家如，教务处、校团委、附属中学、工程科学学院、学生工作处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开幕式。我校智能机械与机器人实验室创始人、校长外事代表杨杰教授，合肥工业大学黄海宏教授、邓华夏教授，安徽大学苏亚辉教授、刘永斌教授、陆思良副教授、刘方副教授，中建材合肥水泥研究设计院教授级高工高霖博士，安徽智寰科技联合创始人张海滨博士，以及RoboGame赛务组负责人、我校工程科学学院董二宝副教授等受邀担任大赛评委。决赛现场吸引了大约1400名校内师生和来自科大附中及科大幼儿园的观众。

开幕式回放了2001年至今历届RoboGame机器人大赛的精彩片段，以及曾

## 我的401教室

○ 1985级 何剑鸣

只得舍近求远，去图书馆和教学楼碰运气。曾看到有人对占座不满，熄灯后溜到401教室，把书桌上所有东西一股脑扔到地上。次日一早必有人来敲门调查。可我们哪里知道谁是谁？

我的大学第一课就在401教室，每人在讲台上自我介绍，在黑板写下名字。那个自信满满侃侃而谈的杨微微，现在一所艺术院校继续耍着嘴皮；那个慢条斯理有着浓密头发的罗长子，现已发福，头发变成了稀疏矩阵。还有三位同学，当年何等青春年少，英姿勃发，只可惜早早去世，有的连女朋友都没交过，着实令人唏嘘。

401教室有时也用来举办活动。那时候大凡有中日围棋擂台赛或女排比赛，总有人把电视机搬到讲台上。围棋还好，无非喊几声臭棋篓子，若是女排比赛就热闹了，吆喝声连绵不绝。听到欢呼或桌子被皮鞋剁得山响，说明球砸到了对方界内；如果是长长的叹息或杀猪似的哀鸣，必是我方输了球。不必去看比赛，我躺在床上听声音就猜得到结果。待比赛快要结束，须得赶紧坚壁清野，否则房间里的可燃之物，纸张、扫把都会变

成别人手中的火炬。

年轻时好能睡呀！经常一觉睡到第一节课打铃。我们所有的数学课都在401教室上，起晚了，只好揉着惺忪睡眼，饿着肚子去听课。有一个冬日，合肥刚下过雪，教室外雪压松枝低。苏淳老师给我们讲他之前赴苏、德交流的经历，还记得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去往哥廷根的火车如何如何准点，也记得他怀念贝加尔湖时的深情——湖水蓝得无法形容，一路上难得看到人烟……

401教室也见证了爱与哀愁。有一年，教室最后一排靠窗两个座位总属于一对情侣。早上教室一开门，两人即相拥而来，熄灯时再勾肩搭背而去。时常见同吃一碗饭，同喝一杯水，让我们这些单身狗羡慕嫉妒。看他们甜蜜幸福的模样，室友高帅曾改鲁迅诗句打趣：“横眉冷对大丈夫，俯首甘为小秋波”。可惜那个甜蜜爱情并不长久，后来只余形影单只的师兄，小秋波再也见不着了。

毕业后一直没机会回母校。听说152楼周边几幢学生楼早已灰飞烟灭，旧貌变新颜。有好事者还曾倡议设立“四牌楼纪念基金”，我颇不以为然。对我来说，401教室从来就没远离过。睡梦中，穿着人字拖去上课，带着湿毛巾去考试，快下课时教室里饭盒与饭勺清脆的撞击、山东老太喊人接电话的吆喝、室外羽球往来穿梭声、踢足球、拍打被子的砰砰……各种声音的交响，至今萦绕耳畔。

光阴荏苒，一切宛如如昨。

物理学家  
趣说“推敲”

○ 范洪义

唐代诗人贾岛，字阆仙（一作浪仙），应试没有考进“进士”，一生穷愁潦倒。他的诗风格清丽，非常注重锻字炼句。《隋唐嘉话》《唐诗纪事》和《苕溪渔隐从话》都载有他的这样一则故事：

贾岛因赴考到京（长安）。一天，骑着驴，一边走，一边吟诵，忽然得了两句诗：

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推月下门。”

贾岛自己觉得这两句还不错，可又觉得下句“推”字不够好。既是月下的夜里，门早该关上，恐怕推不开，不如改为“僧敲月下门”。他心里这么琢磨着，嘴里也就反复地念着：“僧推”“僧敲”，他的右手也不知不觉地随着表演起来：一会儿伸手一推，一会儿举手作敲的姿势。这时，著名大作家、“京兆尹”兼“吏部侍郎”韩愈恰巧从这儿经过，随从仪仗，前呼后拥。按当时规矩，大官经过，行人必须远远回避让路，否则就是犯罪。贾岛这时正沉迷在他的那句诗里，竟没发觉来人。等到近身，回避已来不及了，当即被差役们扭住，带到韩愈马前。韩愈问明原委，不但没有责备贾岛，还很称赞他认真的创作态度。对于“推”“敲”两字，韩愈沉吟了一下，说：我看还是“敲”字好。

成语“推敲”的出典，就来自这个故事。后来，反复研究措辞、斟酌字句，就被形容成“推敲”。

上述贾岛的诗句，见《题李凝幽居》，是一首五律，全诗前四句如下：

闲居少邻并，草径入荒原。  
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。

书载韩愈之所以选“敲”字，是因为他觉得“推”字音义均嫌浊重，而“敲”字则较轻灵也。可是，若换作我是韩愈，我会怎样建议贾岛呢？我会说：“还是‘推’字好。”因为前一句是“鸟宿池边树”，敲的声音太响，会惊动宿鸟安眠，以至于飞离巢枝，引得一片寥寂。而“推”字只要门框转轴摩擦系数小，则此动作几乎不发声，不会干扰睡鸟也。



一鉴亭 副刊 第545期

## 第20届RoboGame机器人大赛举行决赛

参加过大赛的多位校友的祝福视频——《答案尽在，一“廿”之间》。大家纷纷表示，参加RoboGame机器人大赛是他们非常难忘的一段大学经历，是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。

今年第20届RoboGame机器人大赛竞技组主题为“共抗疫情”，要求参赛队设计制作患者转运机器人，在模拟病房之间实现轻/重症患者准确识别与快速转移安置；展示组主题为“关怀老人”，要求参赛队设计制作可帮助老人生活起居的服务机器人，并进行现场模拟功能演示。合肥工业大学2支队伍和安徽大学1支队伍应邀参加展示组的竞技。



展示组机器人参赛队，展开了激烈角逐。

经过激烈对决，竞技组机器人比赛的“医疗队”获得冠军，“Hello Word队”获得亚军，“皮皮大队”和“30.1队”获得季军；展示组机器人的龙龙兔队获得最佳技术奖，智能轮椅队获得最佳创意奖，智能防抖筷队获得最佳风采奖。

RoboGame机器人大赛是我校于2001年创立的学生科技创新与综合实践教育的一项重大品牌活动。参赛队员均为我校大三以下年级学生，每队成员不超过5人，每年约有220-300名本科生参加大赛，覆盖全校多个学院；参赛学生在同届毕业生中占比约12%-16%。近20年来培养出了大量科技创新与创业人才。（教务处 工程科学学院）

